

午後五時 寫實呈現花卉百態

胡浚諺：於日常光景探索生命



◆白色繡球花



◆玫瑰花



◆窗前的花



◆窗旁的花



◆窗旁的花2

午後五時是一個怎樣的鐘點？是熱氣散去的街道，漫漫斜照的夕陽，或是擺放在家中一隅，似有呼吸的花束。新藝潮畫廊近日舉辦「午後五時：胡浚諺作品展」，今次是藝術家繼上一年「芳華」展後再一個以花卉為主題的展覽。藝術家於午後五時這一日將盡的時刻，身處收斂柔和的光線中觀察日常事物，從花束的靜止姿態中，看到生命隨光景轉變的留痕。

◆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圖片由新藝潮畫廊提供

花卉是香港畫家胡浚諺近幾年着力耕耘的主題。他講起自己在2018年升為人父，見證初生嬰孩一路成長，讓他對生命也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感悟。因此一路以來專注室內畫，較少涉筆植物的胡浚諺，開始嘗試在作品中加入生命元素。他也談及兩次花卉作品展的不同：「上年展覽表現的是花的不同姿態，重視美感；今次則表現花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姿態，是藉助花探討生命。」

從茶蘿花束看生命

展覽作品中所繪花朵，都是插在花瓶中，放置在家中簡潔的窗邊一角。胡浚諺觀察到很多人都喜歡買花回家插瓶，經過剪插的花朵，生命力被遺忘，更像是一個裝飾物，裝點日常生活，然而他卻在看着瓶中花從含苞、盛放逐漸走向茶蘿的歷程，看到花束的生命。「花在人們的生活中介乎於裝飾品與植物之間，我著迷於它的複雜性。作為裝飾品，花有一個保質期限，到期便被換去；但它並不只是裝飾品，它的生命周期仍在瓶中延續，我想探索它有生命的部分。」

比如作品《五點鐘的陽光》，畫的就是鬱金香開到茶蘿的模樣，大多數人喜歡攝下鬱金香含苞未放的狀態，像這樣生命近乎完結的鬱金香卻很少見。胡浚諺說午後五時是一天中陽光最美的時刻，光線沒有那麼強烈卻很獨特，每天這個鐘數，他都會習慣性地看一下風景，家中事物也會在那時呈現出一種特別的色調。「那鬱金香開到盡，配合午後五時的時分，很觸動我，暗示即使就要完結，仍然有強烈生命力的狀態。」近幾年，胡浚諺持續買不同品種的花來畫，甚至自己種花：「除了被花的外表吸引，我也看到更多花生命周期的變化，與它產生生命的聯結。」

選擇表達自我的媒介

畢業於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（RMIT）純藝術學士後，胡浚諺一直在寫實繪畫的領域耕耘。他的創作焦點在於日常生活，善於用畫面的色彩和筆觸傳達情緒。他的情緒表達並不強烈，但是微妙，喜歡畫有自然光線、散射性強的空間內的靜物。給人安靜感受的表面之下，胡浚諺亦在作品中製造暗湧的變化感：「用比較古典的技巧，但間中也會有粗狂的筆觸，加上色塊的變化……我喜歡畫面中帶有這樣的碰撞。」

比起內地、台灣，以及國外，香港從事寫實繪畫的畫家並不多。「香港的大學以當代藝術為側重點，學院中關於寫實的訓練比較少，除非畫家自己喜歡才會畫寫實，但不會成為規模性的選擇。但西方一路都有學院keep住培養，每一代都有很多頗有影響力的寫實大師，吸引年輕的畫家去追隨，這與香港很不相同。」但胡浚諺認為，這並不會影響他的選擇：「藝術是獨立的個人選擇，不意味著會受群體的影響，也不意味著多人走的路就好走。藝術家應該選擇最能夠表達自己的媒介。」

追求寫實的當代性

胡浚諺現居台中，比起香港，台灣從事寫實繪畫的藝術家更多，他坦言到台灣後結識了很多同道藝術家：「寫實繪畫在這裏很蓬勃，從古典主義到當代風格的都有，大家常在一起交流創作意念與技法，氛圍很好。」他透露自己被台灣的高山與海岸線吸引，將會在之後的創作中加入自然風景元素。

為提升創作他亦上下求索，也曾遠赴西班牙，跟隨寫實主義大師Antonio López Garcia及Golucho學習，在兩位大師的工作室中與中外藝術家一起上課。「我在香港畫寫實的同伴不多，在那裏我大開眼界，見到很多不同風格的寫實，精美的超級寫實，現代感很強的寫實等等。」某日畫靜物，Antonio López Garcia指導時說「我們現在應該畫21世紀的光線」，胡浚諺一開始感到不解，後來Antonio López Garcia解釋，因為21世紀的光線與之前、古代是很不一樣的，當世界越來越明亮，畫出的光線應該更契合這個時代。「這番話對我影響深遠，令我明白雖然寫實繪畫是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，但始終是用來記錄時代的。隨著時代不斷更新，無論你用何顏色組合、畫何題材，都要去表現當下的時代。所以我後來再去畫，都是盡量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，在用色上盡量有別於傳統古典的寫實繪畫形式，契合我們生活所見。」



◆胡浚諺



◆百合



◆五點鐘的陽光



◆《昔也納廣場》，1951年，油彩布本，50×45.5厘米，M+，香港

M+獲贈趙無極重要畫作
成亞洲最大趙氏館藏公共文化機構之一

M+日前宣布獲現代華人藝術大師趙無極與香港演員陳美琴（1930至1972年）的女兒趙善美捐贈12件趙無極重要作品，其中作品媒材涉及油畫、版畫以及水彩畫作，此次是M+首次將趙無極作品納入館藏，也是迄今亞洲博物館所獲贈趙氏作品為數最多的一次，令M+成為歐洲以外擁有最多趙氏藏品的公共文化機構之一。

獲贈的12件畫作包括九幅版畫、兩幅油畫以及一幅水彩畫，創作年代最早為1945年，最晚至2005年，幾乎覆蓋了趙無極整個創作生涯。其中兩件油畫作品，分別是1945年的《街頭藝人》和1951年的《昔也

納廣場》，可見趙氏早期的藝術創作風格。趙無極1948年移居巴黎，創作《街頭藝人》時尚未赴法，與1951年的《昔也納廣場》中，將建築物簡化為線條，可見他赴法後受到當時歐洲藝術風格的衝擊，所做出的思索、演變。

「趙無極是海外華裔藝術家家中，少數能跨越文化界限並在不同脈絡及敘事中深獲認同的藝術家。」M+副總監及總策展人鄭道煉指出，趙無極作為上世紀負笈海外的華人藝術家，他的成就和作品對於華人藝術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他認為，海外華裔藝術家的作品是最能代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跨國界處境

的事物，這些藝術作品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了當時跨國界的環境下，經過藝術家的思考發展出的視覺文化，「他的作品是本地及亞洲獨有，卻又具有深厚全球聯繫的文化遺產。」

是故他指出，今次將趙無極的作品納入館藏，也說明了M+對藏品系列規劃的國際視野，「通過這次捐贈充實M+的水墨館藏，是當代藝術機構中首創的領域。」

由於疫情原因，M+官宣現正暫時閉館，待重開後，訪客可在南展廳的「個體·源流·表現」展覽中欣賞此次捐贈中的三幅版畫作品。

◆文：張夢薇

◆《田園牧歌》，1950年，蝕刻版畫，紙本：32.7×25.2厘米，M+，香港

